

# 神树塢

田宏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神树塬

田宏伟最新力作



# 神树塬

田宏伟·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树塬/田宏伟著.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13-1066-6

I. ①神…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9301号

神树塬

SHEN SHU YAN

作 者 田宏伟  
责任编辑 申亚妮 王雅琨  
整体设计 王 航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066-6  
定 价 39.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87250869

# 神树塬

## 目录

第一章 月新	1
一 回乡路	1
二 雨蒙蒙	6
三 放羊汉的闹心事	11
四 赶集场上	16
五 支书一家	24
六 田园诗	29
七 爱人的信	32
八 兄弟情	35
九 打架风波	40
十 红火的腊月	48
十一 意外收获	53
十二 庙会酸歌	56
十三 激动的前夜	61
第二章 月晴	66
一 驻村干部的幸福路	66

二	闹心的省城之旅	71
三	一场猜想一场梦	76
四	农村刮起改革风	80
五	高兴的眼泪	86
六	“逼迫”当选	90
七	强奸事件	95
八	街头艺人	101
九	事业不等于爱情	106
十	下岗前后	113
<b>第三章</b>	<b>月阴</b>	<b>122</b>
一	走出大山	122
二	苦妞的婚事	127
三	井口相会	135
四	新婚危机	142
五	圪梁梁组合	146
六	毕业了	150
七	酒宴惊魂	153
八	生死考验	158
<b>第四章</b>	<b>月满</b>	<b>161</b>
一	海红熟了	161
二	棉花贩子	167
三	神秘男人	171
四	最年轻的镇长	178
五	宏伟蓝图	183
六	双喜的眼泪	188
七	大出血	193
八	加工厂揭牌	197

<b>第五章</b>	<b>月缺</b>	201
一	重逢	201
二	过白事	205
三	失败的苦果	210
四	女人的账	214
五	一个叫如梦的女人	219
六	失魂落魄	224
七	走进煤矿	227
<b>第六章</b>	<b>月圆</b>	232
一	宝生进村	232
二	人往高处走	236
三	最长的会议	244
四	童真世界	248
五	夜深沉	253
六	副班长的一天	261
七	雨中葬礼	265
八	惊魂夜	269
九	关于理想	275
十	山洪暴发	278
十一	最后的诀别	283



## 第一章 月 新

### 一 回乡路

生活就像童话般多姿多彩。

陕北黄土高原的最北端，两座郁郁葱葱的大山之间夹着一条走势由低向高、蜿蜒盘旋的山路。山路的路况很差，仅能通过一辆农用三轮车。到了雨水多发的季节，这条路经常发生事故，尤其是最窄处，当地人称“虎口”的地方，地势又高又陡，而且弯子很急，很多人命丧于此。这时，就在离“虎口”还有二十多米的地方，四名高三毕业的学生，两人一组，统一由男生扶着自行车，女生在后面推，一前一后艰难地前行着。

“铁生，路不好走，把方向把稳哩。”在后面推着第一辆车子的女孩说。

“稳着呢，放心！”铁生转过头，对着后面推车的柳花笑了笑。

“时候不早了，还有一段山路呢，我们得抓紧时间走。”扶着第二辆车子的男孩说。

“是啊，双喜说的对，我们要加把劲啊！”在双喜后面的女孩用袖

## 神树墙

子揩了揩脸上滴下的汗水。

白铁生、高双喜、胡柳花、白山杏都是刚从茂林县中学毕业的学生。就在几天前，他们和茂林县中学八百多名高三学生一起参加了高考。高考一结束，文理两科的答案就出来了。第二天，茂林县中学校园内乱成了一团，学生们纷纷拿着学校发的答案估分，“阴云密布”和“晴空万里”交替出现在每名学生的脸上。铁生、双喜、柳花、山杏是高三文科班的，他们所在的班是学校最不重视的一个班，因为几乎每次考试，他们班的综合成绩总是所有文科班的最后一名。铁生、柳花、山杏是一个村的，双喜是邻村榆树湾村的。柳花的成绩是四个人里最好的，接下来是铁生和山杏，双喜成绩最差。那天估分填报志愿，铁生估下来的分数就在二本分数线左右，只是他估不来英语作文和语文作文的分数，所以能否达到二本分数线，心里还没有把握。柳花的分数如果不出自己的预料，应该能超出一本分数线二十分以上，这也算正常，与她平日的考试成绩不相上下。她一直都是年级的尖子生，她在文化课上优异的表现也为这个不起眼的班级赢回了些许的尊严。山杏粗略估计了一下，她离二本分数线还差得远呢，所以对上大学这件事没有显出强烈的欲望。双喜对于自己的分数能不能上本科线一点也不关心，看见教室里一番忙乱景象，他索性把答案塞进课桌抽屉里，一个人回到宿舍坐在架子床前弹起了他心爱的吉他。这四个人的成绩，都与他们平日的学习表现相符，既没有超常发挥，也不算低水平失误。

约莫半个小时后，四人气喘吁吁地走完了这条难走的山路。眼前是一段平路，路两边的庄稼地里，黑豆、玉米、糜子苗已有一尺多高，只有洋芋苗子像个待字闺中的姑娘，刚刚羞羞答答破土而出。

“柳花，上来，我捎你一段。”铁生说，“双喜，你把山杏带上。”





“不！凭什么？你就是个偏心眼，我要和你一搭里走。”山杏走到铁生面前，握住自行车的把手，倔强地说。

“铁生，那你就带山杏，我坐双喜的车。”柳花咬了咬嘴唇。

于是，铁生带着山杏，双喜捎着柳花，四人重新上了路。唿溜溜的东南风卷着黄土从远处的山坡上刮过，广袤的黄土高原披上了一层绿装。山野小路上，土地圪塆上，粉白粉白的酒盅花笑盈盈地开放，星星点点缀满浅绿色的草丛。地里，一个庄稼老汉穿着背心，露出黝黑黝黑的皮肤，挥着锄头，正在自留地上锄地。

快到榆树湾村的时候，双喜将自行车停下，柳花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双喜家就在榆树湾村，他跟大家告了别，骑着车子从里面的岔路拐了进去。

“柳花！回来了！”前面的路上，一个瘦高的中年男子推着自行车走了过来。此人看上去四五十岁的样子，面容清秀、白净，梳着大背头，几根银丝散落在黑发中，整个人看起来很有精神。这人是胡柳花的爸爸，名叫胡根根。胡根根在榆树湾村小学教书，还是榆树湾村小学的校长，同时也是神树塆村的村主任。胡根根和白铁生的大爹（大伯）白志平是当年神树塆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后来，铁生的大爹去了新疆当兵，复员回来以后成了神树塆村的村支书，胡根根则一直在榆树湾小学教书直到现在。

“放学了，我晓得你今天回来，就一直在路上等你。”胡根根笑着对女儿说。

白铁生和白山杏热情地上前问候了一声“胡老师”。他们曾经是胡根根的学生，所以每次见到胡根根，总有一种敬重和害怕的情绪涌上心头。

四人走到神树塆村村口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点钟了。神树塆村

## 神树塆

村口有一棵百年老槐树，粗壮的枝干需要三四个成年男子手拉手才能合围起来，神树塆村之所以叫神树塆，也和这棵老槐树有着不解的渊源。据村里的老人回忆，这棵树在清朝光绪年间就有了。据说是一位举人家的公子爱上了一个青楼女子，遭到家里的极力反对，两人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那位公子一直郁郁寡欢，终于一病不起，不久便吐血身亡。不料，第二年插在举人家公子坟头上的引魂幡渐渐发芽了，不久竟然长成了一棵大树。这使得周围的村民人心惶惶，很多人都不敢靠近这棵树。到了民国年间，有几个女人相继在树上上了吊，从那以后更是没人敢靠近。曾经有一个大胆的人偏偏不信这个邪，要在树下睡一晚上，来证明他在世上什么也不怕。结果到了后半夜，他清晰地听到树上有一男一女在拉话，而且还是热辣辣的情话，结果吓得他三天三夜都爬不起来。人民公社时，当时还是生产小队队长的铁生爷爷白世荣老汉为了破除封建迷信，决定砍掉这棵老槐树。可奇怪的是，就在砍树的那天早上，白世荣老汉醒来后浑身发软，一点精神也没有，连咽唾沫都很困难，哪还有力气去砍树？村里的人觉得这棵树不是平凡之物，它必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后来村子就改名叫神树塆，主要是祈求这棵神树能保佑村子风调雨顺，无祸无灾。随着国家科技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人们渐渐忘记了以前那些关于老槐树神神鬼鬼的传说。如今，每到天热的时候，村口大槐树下就成了很多人纳凉的好地方。当然，人多闲话就多，这里也就成了神树塆的“闲话中心”和“会议中心”，几乎每条闲言碎语都是从这里产生传播出去的。

告别了柳花和山杏，白铁生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到家。说是家，其实就是几孔烂土窑洞。父亲白志栓刚刚放羊回来，正和白世荣老汉赶着羊喂水呢，铁生将自行车放好，走过来帮忙。铁生虽然是个念书娃娃，但家里诸如喂牲口、割草之类的活儿都会干，在地里也是



一把好手。尤其开春时，牵牛犁地，锄草种地，什么活儿都干，这些都是因为家里穷造成的。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白铁生是家里的长子，就像俗话说的，他在小的时候，就比同龄的人更成熟和懂事。虽然他现在刚满二十岁，但从面相上看已经像二五六岁的大后生了，这都是岁月的风霜使他有了一张与年龄不相符的面孔。寒暑假时，他就和父亲一块下地，一块放羊，俨然已成家里半个顶梁柱。

白铁生的爷爷白世荣老汉今年七十岁了，一直有肺气肿。他正抱着一头刚出生的小羊羔喂水时，就剧烈地咳嗽起来。铁生心疼爷爷，就让他回去，自己接过小羊羔喂水。这时，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女人跑过来一把蒙住了铁生的双眼，笑嘻嘻地说：“放学了，你妈让你回去吃饭。”说着，将手里的一朵喇叭花插在了铁生的头上。铁生“扑哧”一下笑出声，转过身，把喇叭花拔下来别在苦妞的头上说：“二姑，不要闹了，赶紧回家吧。”被铁生唤作二姑的苦妞很听话，不再闹，转身回窑洞去了。

苦妞是白世荣老汉的二女儿，今年已经三十三岁了，至今还没嫁出去。在茂林县，谁家的女子到了这个年龄还嫁不出去，不是有病，就是傻子、哑巴之类的，苦妞属于后者。苦妞出生的时候，正是白世荣老汉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全家六口人，加上两个老人，每天饥一顿、饱一顿。白世荣老汉的婆姨没有奶水，家里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喂养苦妞，白世荣老汉心一狠、牙一咬，决定不管苦妞的死活，不给她喂食，让她自生自灭。结果苦妞被整整饿了十天，到了第十天，苦妞还没有被饿死。白世荣的婆姨实在不忍心，号啕大哭地对白世荣说：“不能造孽呀，我不吃饭也要把苦妞养大！”白世荣的婆姨就用谷子糊糊喂养活了她的二女儿。苦妞长大以后就成了一个半傻子，智力远低于同龄人，说话也含糊不清，嘴却停不下来，每天神神道道的。



## 神树墙

十五岁时，苦妞和村里的小孩玩耍，右眼不小心被捅伤，就失明了。白世荣老汉穷了一辈子，恹惶了一辈子。为了撑起这个家，他受了一辈子罪，苦了一辈子，和婆姨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四个孩子拉扯大，给儿子都娶了婆姨，大女儿也嫁出去了，他算是完成任务了，尽到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可唯独想起苦妞，他就愁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即便有一天进了黄土洞，他也放不下心啊。找人说媒，没有一个人愿意娶苦妞，这不能怪人家，谁愿意娶苦妞这个“活死人”？他不怪苦妞，他觉得这是命。他命苦，苦妞命更苦，他只能认命。

不一会儿，铁生和父亲白志栓就将羊圈门锁好，先后朝着中间那孔窑洞走去。透过贴满窗花的窗户纸，昏暗的灯光下，锅台上热气腾腾。白志栓的婆姨赵兰萍已将热乎乎的饭菜端上了饭桌，白世荣老两口和手里玩着喇叭花的苦妞正盘腿坐在炕上准备吃饭。

## 二 雨蒙蒙

一个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明天就是2004年全国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这一段时间对白铁生来说，是漫长而煎熬的。为了这一天，他付出了三年的青春时光。明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一个决定他命运的日子，他既激动又害怕。激动是因为这是他人人生旅途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害怕是怕高考落榜，上不了大学。铁生就在这种复杂、纠结、矛盾的心情中等待着。有时候他希望时间过得快些，有时候又希望时间过得慢些。有一次他梦到自己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口气从茂林县中学跑回了他家那孔烂窑洞，给爷爷白世荣和父亲白志栓看。正当这两位长辈喜极而泣时，他猛然发现，自己手里拿着的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一把锋利的镰刀，而他正猫着腰割糜子呢！从装扮



上看，他已经成了一名庄稼汉。为了不让自己太操心这件事，他尽可能不去想，但明天就是揭榜日，无论结果好坏，他都要勇敢地去面对。

第二天一大早，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放眼望去，远远近近的山峦、庄稼地一片雾蒙蒙的。庄稼尽情地伸展腰肢，吮吸来之不易的甘霖。整个神树塬村都处在一种水雾之中。位于神树塬村中间的喜鹊河，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

白铁生坐着神树塬村村支书白志平的拖拉机去县城，同行的还有柳花、山杏和白志平的儿子白宝生。白宝生身体微胖，单眼皮，小眼睛，红红的脸蛋，笑起来还有一对酒窝。铁生和宝生是堂兄弟，两人关系一直很好，但没有铁生和双喜那般亲密。宝生今天也是去看成绩的，宝生和铁生是同届毕业生，只不过宝生学的是理科。

茂林县中学的橱窗里贴满了文理科应届毕业生的各科成绩和总成绩。橱窗前人头攒动，挤满了前来看成绩的同学。铁生、柳花、山杏、宝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铁生好不容易挤到前面，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分数：白铁生，472分。看到这个分数，铁生的脑袋“轰”地响了一声，一阵眩晕差点使他栽倒在地。他已经没有心思再细看各科的分数，便踉踉跄跄地挤出人群，失魂落魄地来到校园中。看到同学们脸上高兴的神情，他没有心情继续待在学校里，想快点逃离这个伤心的地方，便想起经常去的县城外面的黄河滩。

细细的雨滴打在河面上泛起层层涟漪，他怅然若失地站在河岸边，身体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雨水打湿了他的全身，他的心情如同外面的天气一样，灰蒙蒙的不见天日。这可怎么办啊?!离二本分数线就差18分，为什么啊?他的内心深处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喊声。脚下的黄河水缓缓地流淌着，他想让黄河水停下来，听听他内

## 神树塬

心的郁闷和惆怅。他双手掩面蹲下来，从指缝间看到脚下七彩斑斓的鹅卵石，想起了和双喜、柳花、山杏一块来河边踏青时的情景，想起和柳花一块散步，在河滩上追逐嬉戏……他看到了柳花在冲他笑，朝他喊，两行热泪不自觉地眼里夺眶而出。

“怎么了，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干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双喜看完自己的高考成绩后，从人群中挤出来，猛然瞥见好朋友铁生落寞地离开校园，不知道要去哪。他猜想，铁生最有可能去他们经常玩的黄河滩上，于是，跟着追来了。

铁生红着眼睛，站起来说：“我落榜了，我落榜了！”

“落榜就落榜，天塌不下来，我也落榜了，你看我一点也不难过。”双喜笑嘻嘻地说。

“你和我的情况不一样。”铁生难过地说。

“上大学有啥好，我才不稀罕。”双喜一脸轻松的表情，“好了，不要难过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一切都会过去的。”

听到双喜宽解的话，白铁生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和难过再也忍不住了，他动情地伏在双喜的肩上大声地哭了起来……

在返回神树塬村的拖拉机上，只有铁生和宝生两人了。柳花和山杏没有随他们一起走，说晚上要和同学们聚餐告别。本来也叫铁生去，只是他没考好，碍于面子就没有去。在这之前，铁生还去学校收拾了行李，去图书馆把借的书还了，然后去看了看自己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教室、宿舍、图书馆、实验室、操场，一处也没有落下。

回到家，白铁生垂头丧气地推开门，全家人都坐在炕上等着他的“好消息”，白志栓的婆姨赵兰萍看见小子回来了，高兴地从炕上跳下来，穿上布鞋，急切地问小子：“考得怎么样？”





铁生抬起头，看见母亲脸上流露出来的高兴、关切的表情，心像刀割一样难受。他垂着头，从鼻腔里哼出一句话：“不要问了，考砸了，没考上。”说完，就转身跑了出去，全家人惊愕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铁生跑到西边的这孔窑洞。这孔窑洞很小很旧，平日里用来放农具。上了高中，铁生主动提出要搬出去住，倒不是因为不想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觉得自己不是小孩了，已经长大了，不方便和父母在一个床上睡觉了。现在，他趴在用木板支起来的床上哭着。白志栓推开门，走到小子面前，坐在床边，沉闷地抽着旱烟锅子，时不时发出几声叹息。

“考不上就回家种地吧！”白志栓说。

铁生听到父亲说话，坐起来反驳道：“不！我要上大学。”

白志栓摇着头说：“哎！不是家里不让你上，你看看家里的光景，能供得起你吗？现在，你妹妹蓝妮还在上高中呢！”

“那怨谁呢？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日子过得烂包。”铁生生气地说。

“你……”白志栓瞪着眼睛，不知道说什么。

白志栓觉得和这小子理论不出个一二三，坐了一会儿，气愤地夹起旱烟锅子走了。

白铁生又趴在床上哭了起来，他想起自己三年的高中时光。从高一一开始，他用功读书，上课专心听讲，可就是念不会，成绩总是上不去，得到的永远要比付出的少。他本想通过念书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和命运，改变家里穷苦落后的面貌，这三年来，怀揣着这个目标，始终没放弃。当看书看累的时候，他就想起家里破败的样子，父母辛苦的模样，就激励自己不能停下来。就是这种精神鼓舞、激励着他前进，

## 神树塆

只要能考上大学，让他吃再多的苦，受多大的负累都愿意，可结果还是没考上。哎，这高中三年，还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和他同村的胡柳花。柳花是一个心地善良、善解人意的女孩子。从高一开始到高三毕业，他俩就是同桌。柳花的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前三名。功课上，他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问柳花，柳花也会耐心地给他讲解。下课后，两人结伴去图书馆看书。早晨起来一起背书，相互考对方。就这样，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准确来说，应该是纯洁的友谊。有一段时间，班里的同学在私底下议论他俩，说他俩在谈恋爱呢，包括双喜和宝生也掺和了进来，更有人大胆地说，看见他俩牵手亲嘴了。班主任知道后，把他俩狠狠地训了一顿。从那以后，敏感害羞的柳花就不敢公开地和他在一起了，但这并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寒暑假的时候，两人经常偷偷地跑到村外的山野上溜达。两人在深厚友情的基础上多了一份亲密和挂念。不过，在他们像花一样美好的青春期中，爱情还处在似懂非懂的阶段。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的铁生一个人来到喜鹊河边散步。喜鹊河静谧地流淌着，河两岸传来一阵阵的蝉鸣和零星的蛙叫声。被炽热太阳烤了一天的神树塆村的温度渐渐降了下来，河岸边一阵凉凉的水汽扑面而来。

铁生静静地在河边走来走去，时而随手从柳树上摘下一片柳叶含在嘴里，时而捡起石头朝河里扔。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已经平复了很多，逐渐从高考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冷静下来思考，他不能再为上不了大学而苦恼了，他不能活得那么自私，而不顾家里人的死活。现在，他决定要当农民了，和父母好好营务好地里的庄稼，盼望年年有个好收成，那样家里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想到这些，白铁生嘴角浮起一丝浅浅的笑意。





“铁生，你来河边干啥？”不知什么时候，柳花已经站在他身后了。

“柳花，你怎么在这？”铁生摸了摸后脑勺笑着说，“没事干，家里烦闷得待不住，就来河边走走。恭喜你呀，考上了名牌大学。不像我，得回家种地。”

柳花已经被本省的西北大学录取了。成绩公布后，柳花的父母很高兴，胡根根逢人就夸赞他的女儿。但柳花高兴几天后，竟发愁起来，因为她知道铁生现在的心情很不好，所以导致她的心情也不怎么好，好像她也高考落榜了似的。她一直想到铁生的家里看看铁生，但连着几次都扑了空，守家的苦妞说铁生出山劳动去了。

“铁生，你不要难过，人生的路有很多条，上不了大学我们可以干其他的。咱村的胡百福一天书也没念，现在是千万富翁。所以人有没有出息与上不上大学没有关系。”柳花关心地说。

“没事，我已经想开了，我打算就在农村发展，好好劳动。”

“不说这个了，我问你，你信佛不？”柳花问。

“我不信。”

“那为啥？”

“我只信你，相信我们前世今生都会在一搭里。”铁生笑着说。

“蜜罐子嘴，尽拣好听的说。”柳花害羞地转过身，向河边深处走去，铁生赶紧追了上去……

### 三 放羊汉的闹心事

黄土高原上有走不尽的蜿蜒沟壑，有看不完的连绵大山，有取不尽的黄土。毛驴、黄牛、骡子、绵羊、猪儿子、筐、耧车、镰刀、